

宋史卷六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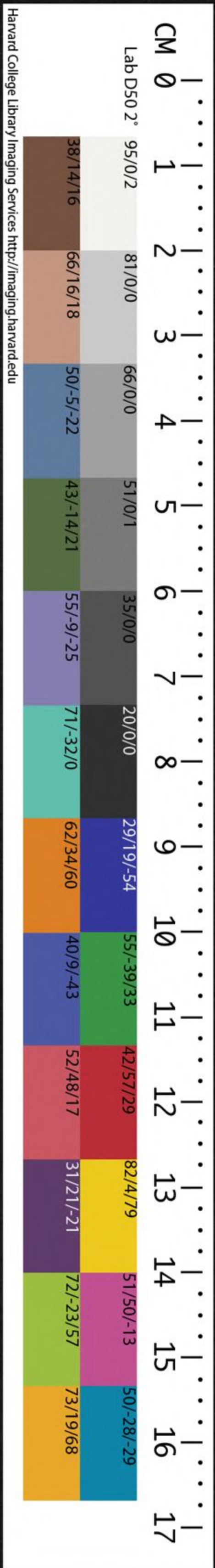
卅三

6

33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弘簡錄卷一百之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五

文彥博

宋庠

子均國九國孫

龐籍

梁適

父顯兄固孫子美

陳執中

劉沆

子瑾

曾公亮

子孝寬孝廣孝蘊從子孝序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諱改少從穎昌  
史照學照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  
判絳州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彥博言偏校有  
臨陳不用命者大將請得以軍法從事不待中覆仁宗是之黃  
德和誣劉平降敵以金帶賂平奴使證其說平家二百口皆械  
繫詔彥博置獄河中鞫治得實德和謀翻獄遣他御史來彥博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禮

引簡錄 卷一百三  
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常爲轉運使。謀復之。未及而卒。彥博成父志。盡復故道。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進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亨克命彥博爲宣撫使。旬日賊潰。儒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訖不爲。阻御史唐介劾彥博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召復相位。與富弼同拜。因言頃者唐介言事多中臣病。其間

雖有風聞之誤。治之太深。時人莫不稱其厚德。明年帝正旦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志聰不言。彥博叱曰。爾曹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辭以無故事。答曰。此豈論故事耶。有禁卒誣告都虞候爲亂。知開封王素夜叩宮門不使入。明旦言狀。劉沆欲捕治彥博。名都指揮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言其謹愿。可保。彥博聞。果平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遂斬卒。內侍武繼隆陰受留守賈昌朝約。令司天二人抗言富弼不當用。李仲昌策穿六潔渠。以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漫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後數日。繼隆又教二人請皇后同聽政。志聰白其狀。彥博密懷之。徐召二人詰曰。天變職所當言。何得輒預國家

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謝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忍治汝罪後勿復然已乃出狀示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答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皆曰善既而遣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始歸第沈密曰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沈判呈帝意方解嘉祐三年罷政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又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內艱去位初帝疾時彥博等疏請建儲帝許之既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英宗卽位詔起復不就服闋入覲論曰朕之立皆卿功也彥博頓然謝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臣何功之有况陛下登儲纂極臣方在外顧何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承興軍治平二年入爲樞密使領

節劔南西川神宗卽位詔以朝廷宗臣令班陳升之上公不賢之意固辭曰臣樞密無班宰相上者臣忝知禮義敢效曹利用以紊朝著乃止俄授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上嘗謂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時安石希旨用事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命鈐轄李信等出戰而敗獨奏信罪曲誅之秦人以為冤慶兵遂亂彥博上言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墮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附安石撫樞密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在樞府九年常極論市易司監賣果核與下民爭利損國斂怨致華嶽山崩安石詆之遂力引去拜司空河

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身雖在外而眷注有加判官汪輔之  
新進奏其不事事帝抵其奏曰本以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  
細務不必勞心遂罷輔之初選人李公義請以鐵龍爪治河官  
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以爲笑安石獨信之都水  
丞范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下核實  
彥博言河非杷可濬臣不敢雷同罔上帝不悅尋加司徒元豐  
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七年二月甲戌入朝賜宴垂拱殿王同  
老復言至和中議儲嗣事神宗又問彥博如前對帝曰雖云天  
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陰德如丙吉真社稷臣也三月辛丑  
將行賜宴瓊林苑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  
邊事所過稱密旨募禁兵彥博獨以無詔拒之遂去久之請老  
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宣仁臨朝恩禮尤渥將用爲三省

長官言其太重乃以平章軍國重事凡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  
降太子少保薨年九十二後預黨籍政和五年追論定策功特  
命出之追復太師諡忠烈爲人凝簡莊重顧盼有威逮事四朝  
洵更二府徧歷公孤七換節鉞五十餘年雖窮貴極富而平居  
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二程皆以道自重賓接之  
如布衣交建洛陽耆英會與富弼同馬光以下十三人置酒賦  
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熙寧中妖尼惠普就逮公卿多與簡牘彥  
博獨無帝問之答曰臣但不知如知之亦不免人皆服其能分  
謗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人城洛人患之因中  
使劉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無窮之利八子恭祖貽慶  
齊賢保雍居中及甫維申宗道皆歷要官惟及甫最顯以與同  
文館獄誣證元祐大臣士論少之

冊曰碩德耆英不念舊惡俾壽而康五福綿絡如斯人者  
吾所願學

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高祖紳。唐御史中丞。曾祖駢。漢乾封令。祖耀。周霍丘令。父杞。端拱二年。明經及第。治獄有陰德。終荆南節度推官。母鍾氏。禱于廬阜。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生。庠少篤學。遭父喪。寓家安州。夏竦見而器之。天聖初。第進士。除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坐伏閣爭郭后事。罰金。久之。知制誥。上言：今策賢良茂才等科。乃與武舉人雜試。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故事。命有司設幕次。具飲膳。令武舉就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犯私釀。鄰人往捕。澥給奴曰：盜也。使盡殺之。州奴以法澥獨不坐。

庠力爭之。抵澥死。會災異。言上天示警。所以戒政事。今惟開寺觀爲民祈福。恐非所以致嘉應也。改權吏部流內銓。尋陞員外郎。上遇之厚。拜翰林學士。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用以奇中之。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上乃令改今名。寶元二年。加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嘗論唐入閣儀。奏云：唐有大內大明宮。在其東北。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居大明宮。其正南門曰丹鳳。第一殿曰含元。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或止御紫宸。卽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惟紫宸殿同。但其制度南北不相對。爾今欲求入閣本意。施

引簡錄 卷一百三  
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庭如唐制。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旣自以材術受知。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止前。因爲夷簡所忌。指爲朋黨。出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慶曆五年復名爲樞密副使。七年春旱。例免爲右諫議大夫。夏竦因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勸上召二府對資政殿。手詔策以時事。竦因困之。庠言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令政府大臣效之。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以爲知體。明年除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欲用張堯佐爲使相。庠執不可。會張彥方僞官

事露。庠子與之遊。包拯奏其輔政無所建明。且不戢子弟。罷爲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徙許州。河陽再遷兵部尚書。朝京師時上疾。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覲特賜坐。勞問嘉祐三年復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荊國公。數言國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不可輕改。旣又與樞副程戡不協。五年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上章請老。英宗卽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諭以初臨天下。未忍遽從命。判亳州。前後所歷以慎靜爲治。及晚頗浮沈。自安人多言其昏惰。尤愛信幼子與匪人。遊呂晦。請敕絕其子從宦。帝憐其老。不許。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以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帝爲篆神道碑。曰忠規德範。爲人端直。清畏性復。儉約不好聲色。進止皆有法。

度卽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未嘗與人言或薦引人材惟恐其間接賓客壘壘論文不少休早以名擅天下至老猶不輟有文集四十卷又校定國語補音三卷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及掖垣叢志尊號錄子均國國子博士充國刻意問學以寄理罷舉仁宗名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不憚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自劾以太中大夫致仕年爲人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孫喬年字仙民以蔭監市易坐女謁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攸京當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出身加集賢殿修撰京畿運副進顯謨閣待制爲

轉運使至開封尹復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京罷貶保靜軍節副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爲戶部郎中知陳州卒年六十七曾孫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勅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父子依憑蔡氏陵轍士夫陰交諫官蔡居厚爲薦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未幾知應天爲京西都運蒞葺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擢顯謨閣學士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剝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至灰人骨爲髹漆胎盡發洛城外古冢與衣冠葬尤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曾祖武祖文進父格皆贈官籍登祥符進士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器其材調開封兵曹知府



薛奎薦為法曹遷大理丞知襄邑預修天聖編敕歷刑部詳覆官羣牧判官轉對言四事一內侍楊懷敏不當借帶甲馬雖羣牧覆奏仍復借之二百官奏事止送中書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寢多無以防杜倖門三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逃避以宮掖親遽罷追究四祥符令凡檢下嚴胥吏相率去坐免若是則清彊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遺詔楊太妃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燔之仁宗親政奏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以其言事不觀望宰相意稱為天子御史擢開封判官論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宮人市租自祖宗來未有此制帝聞之詔杖內侍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遷祠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范諷罪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徙福建轉運景祐三年復

侍御史改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陝西邊量安撫使坐令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劾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侍醫與樂官無功享賜願通加裁損體先帝修德弭災之意賊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諸砦又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于谷旁募民耕種贍軍又使周美襲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平戎道通

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為方陣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書送款籍疑為詐益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寇定川召文貴開諭遣去既而旺榮又以書來會帝厭兵欲招懷之遣籍報書呼旺榮為太尉籍奏陪臣當此又可臣其主哉仍因彼官名稱為謨寧令從之會又改名曩霄遣賀從勗來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送詣闕下因奏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朝廷采用其策卒臣元昊名為樞密副使時公私困於用兵籍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頓省邊費慶曆八年拜參知政事皇祐初轉工部侍郎為樞密使三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皆近時入相未有乃殊恩也狄青討儂智高韓絳謂武人不宜獨任宣撫帝以問籍言若副以文臣則號令不專不

如不遣益詔嶺南諸軍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歸功於籍又欲以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力爭不聽嶺南平推恩六百九十人時以為過有齊州學究皇甫淵捕賊有功當賞因賂遺道士趙清覬與堂吏復為絳論劾罷知鄆州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密疏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麟州築壘白草平州將武戡等為夏人所掩罷節度以戶部侍郎徙知青與定州告老加太子太保致仕封穎國公嘉祐八年三月戊申薨年七十六仁宗不豫不果臨遣使弔賻英宗贈司空加侍中諡莊敏為人曉律命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斷斬剝磔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為相聲望減于治郡時五子元魯登第為大理丞早卒元英朝散大夫太常博士元中右贊善大夫元常元直皆

大理丞 孫恭孫字德孺陰補施州通判素貪縱在西南二十  
年崇寧中開邊城所得州縣實不毛地多張虛名褒遷徽猷閣  
待制至直學士蜀人病之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高祖涓武城主簿曾祖惟忠以明經至天  
平軍節度判官祖文度早世父顥依王禹偁學大加器賞屢試  
不第獻疏略曰當今所取不出於詩賦小技喜棄隨人寧無濫  
陟枉黜之患以今丘園之下宏才茂德之士誠能擢以異等俾  
陳古今治亂君臣得失生民利害賢愚用舍庶幾有益于治雍  
熙二年始狀元及第解褐大名推官召為右拾遺直史館判登  
聞院坐翟馬周事貶虢州司戶叅軍起為大理評事知魚臺縣  
遷殿中丞歷開封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內艱起  
復改右司諫真宗初使陝西作聽政箴以獻還為度支判官咸

平元年同知貢舉錢若水表同修太祖實錄并起居注扈蹕大  
名陳言邊務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昨者傅潛  
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玩寇願加明罰仍于邊將中擇  
其武勇謀略者十人人付騎士五千輕齎糗糧遇有寇兵隨時  
掩捕緣邊州郡烽燧相望遇游騎掩殺隨即救援如此則乘城  
者不堅閉壘門坐觀勝負昇邊者不苟依郡郭往復有期時論  
稱之三年擢知制誥賜金紫王均平為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  
院代韓國華判大理四年副張齊賢使關右有吏才每進對詞  
辯明敏真宗嘉之凡羣臣上封者付顥洎薛映詳閱可否又與  
曠分為河北東西路巡檢使察民饑盜還拜右諫議大夫翰林  
學士同知審官院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卒年九十二生平美風  
姿彊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 適少

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覽之曰顯不孤矣授秘書  
正字知崑山徙梧州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奏減京東預買紬百  
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錄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名爲審刑院  
詳議官駁梓州人白彥歡依鬼神詛說殺人甚于金刃止野鳥  
集端門此非國瑞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問漢時亦有字  
次公者肅不能對適舉蓋寬饒黃霸二人字帝嘉其博覽因誨  
家世益器之拜右正言疏林瑀不當由中旨除天章閣侍講夏  
守贇爲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值婦黨任中師執政以親嫌改  
直史館修起居注使陝西條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  
封府歲餘出知兖州募人治萊蕪鐵冶民得不病頻歲課溢遷  
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被朋黨  
擠逐留爲翰林學士御史劾之以侍讀學士出知澶與秦州復

知審刑院皇祐初擢樞密副使因帝怒臺諫論張堯佐奏以論  
事乃職所當然堯佐恩遇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又因  
儂智高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許之適奏言若爾則嶺表之外  
非復朝廷有矣議遣狄青致討及平帝語適曰向非卿言南方  
安危未可知遷叅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奏宋號  
乃受之于天何可改易契丹本其國名無名何以立國五年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璲王守忠求爲節度適  
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將以爲園陵使適又言國朝以來無  
此制與陳執中不合御史馬遵吳中復論茶商納交子弟出判  
官李虞卿罷知鄭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初建古渭砦間  
爲屬羌所鈔益兵拒守復以驚疑罷之具牛酒諭勞其人後不  
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除爲

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遷知河陽領忠  
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以太子太保致仕熙寧三年進太傅卒  
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諡莊肅適曉暢軍法臨事有膽力而多  
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兄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  
父器賞之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同判密州除  
著作郎直史館賜緋歷戶部勾院判官卒年三十三爲人氣調  
俊爽善與人交疎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三司馬元方臨事  
臚率撫其曠闕之狀屢請條對奉詔鞫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  
成奏頌甚工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希時旨復役法  
獨先諸路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有幹才所至辦治然  
縱侈殘虐傾漕計奉止捐緡錢三百萬令契丹市北珠以進擢  
爲戶部侍郎北珠出女真契丹嗜利虐使捕海東青以求珠兩

國之禍蓋始於此蔡京怒尚書會孝廣擢以代之大觀初拜中  
書侍郎踰年罷宣和二年爲開府儀同三司復領戶部卒贈少  
保

陳執中字昭譽恕子任秘書正字累遷衛尉丞知梧州上復古  
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名之時上春秋高莫敢言建儲者復進演  
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爲說翌日以示輔臣稱善久之擢右  
正言逾月立皇太子遂寢寢向用俄來御試進士卷差謬貶監  
岳州酒務無何轉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壻盧士  
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改京東執中劾奏之利川挾私忿出  
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召爲羣牧判官權三司鹽鐵知諫院提  
舉諸司庫務以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銓遷三司  
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還知應天徙江寧

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寶元初拜右  
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咨訪方略奏言今賊勢  
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畜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  
卒以減轉餽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  
入則忠臣盡節矣康定初議刺士兵久不決罷為資政殿學士  
知河南慶曆元年轉知永興軍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加工部  
侍郎與夏竦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屯於涇州令諸部  
焚除水草寇來無所藉復表言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  
勝宜密屬四路以權各保疆圉朝議善之未解兵柄就知陝州  
徙青州沂卒王倫叛趨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殺之采石  
磯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等所善其剛愎不學若  
任以事天下幸甚不聽遣使馳賜敕告五升權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請解樞密以春旱  
罷政降給事中踰月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皇祐初以疾  
請外拜兵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久之轉集慶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大名河決商胡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  
障橫潰名爲吏部尚書復相位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  
泄奏罷權勢所引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內外肅然會張  
貴妃喪從王洙石全彬徇用非禮追削爲后治喪皇儀殿又執  
中有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于是御史趙抃執政歐陽修諫官  
范鎮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等合班論奏罷爲鎮海軍節度  
使判亳州踰年辭節復拜尚書左僕射封英國公以疾就第加  
司徒進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  
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郭永祐數至其家及議

引簡錄 卷一百三  
諡禮官韓維言其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既  
秉大政。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追冊張貴妃位號。於宮闈有  
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此不忠之大者。聞門之內。禮分不明。  
正室疎薄。庶妾悍逸。已獨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黨。豈  
不陋哉。請諡榮靈。後改恭襄。詔諡曰恭帝。篆神道碑曰褒忠之  
碑。于世儒官國子博士。坐妻與羣婢謀殺所生母棄市。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衙將。有彭  
拜者。據州自稱太守。以兵脅景洪。欲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得全  
一州。以歸。行密遂隱居不仕。嘗自稱不從。環叛。活幾萬人。後世  
當存興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故相牛僧孺讀書堂。即  
舊趾。築臺曰聰明臺。父素亦不仕。以財雄里中。母夢牛。相公來  
已而生沆。及長。倜儻有氣槩。天聖八年登第。為大理評事。通判

舒州。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峻沆奏罷之。  
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有尹姓大戶為偽券以欺孤幼。  
訟久不直。沆詢其父死已久。鄰證安得。皆在。遂詞伏。遷太常博  
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  
部流內銓。使契丹。坐酒間罵詈。降知和州。收江州。值蠻寇鄧和  
尚誘溪洞諸蠻。以擾湖湘。陞為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  
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至即募土兵使保地。分遣提點  
楊暉等八路入討。斬獲并招降者萬餘。賊平。召還。已而餘黨復  
叛。殺裨將胡元降。知鄂州。遷給事中。還知審刑院。有張彥方者。  
受富民金為偽誥。敕事敗。論死。彥方客張貴妃母。越國夫人錢  
氏家時。妃有寵。沆受辭不及。越國妃德之。皇祐三年。遷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包拯論劾不聽。妃薨。追冊溫成皇后。沆為監護。改

引簡錄 卷一百三  
園陵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臺諫孫抃范師道母湜交論不報時二府在官多用例沆陳三弊其一近臣保薦皆浮薄不堪權豪之流相交汲引有司因以貿易遂使省府要職臺閣華資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况職掌吏人選補無常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紛紛不一其弊難勝其二審官三班院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近臣親屬悉多陳句其三敘錢穀管庫之勞捕盜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尤甚往往干進於法雖輕于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敘進之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事雖施行衆頗不悅尋如舊文彥博富弼復相遷沆兵部侍郎位在弼下以非故事改監修國史沆既深疾言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強橫朝

廷命令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遂出范師道趙抃等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適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言御史謀去將相削陛下爪牙志欲如何昇等論辨不已罷沆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徙陳州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兼侍中仁宗賜以挽詩為篆神道曰思賢之碑平生長于吏事性豪率少儀矩多任智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此少之子三瑾琢瑄 瑾字元忠初因辭賜溫成閣中金器請瑾試學士院遂帖職復登進士為館閣校勘知制誥張瓌草沆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乞出請宰相訴書命雖改坐衰服入公門罷職喪除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為請詔復職遷集賢校理通判睦州



為淮南通副名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運使拜天章閣待  
制知瀛州徙廣州與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處州都監楊從先擅  
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瑾怒責之為懋所訴遂罷踰年復待  
制知江州歷福與秦州成德軍卒瑾有操尚所蒞以能稱然御  
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知會稽縣鏡湖旁民田患  
溢為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後坐買田境中謫監湖  
州酒尋遷國子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獻所為文授集賢校  
理天章閣待制修起居注故事不改服仁宗面賜金紫以寵儒  
臣進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為翰林學士判三班院院吏叢狠非  
賧不行兼貴游子弟倚勢請謁公亮掇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  
不能欺俄除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聲盜悉竄他境道不

拾遺復名為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嘉祐五  
年改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六年轉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性既明練久歷國家故事習知臺閣典憲首  
相韓琦每咨訪焉遂共定建儲大議密州民強盜礦銀多抵死  
駁以銀乃禁物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異遂議比劫禁物法自  
是無死者契丹縱漁界河數通鹽舟吏恐較之生事不敢禁奏  
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屬雄州趙滋勇而有謀使諭以旨意邊  
害訖息英宗立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值上不豫遼使至不  
能見命侍宴于館使者不肯赴責以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乃  
就席神宗立轉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封英國公熙寧二年進  
昭文館大學士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  
河陽三城節度罷為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務以鎮靜裁

抑冗費先是有叛卒餘黨越陝以西州縣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人情騷然公亮次第奏罷之營卒揚言怨滅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亦不爲動歲餘還京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薨年八十帝臨哭輟朝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配享英宗廟庭神宗象神道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深沉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其子孝寬至政地以報之蘇軾責以不能救正答云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人以是譏其持祿保寵變法之禍不能辭其責云 孝寬字令綽初蔭知桐城縣除秘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驚恐籍爲兵知府韓維乞候農隙行之孝寬乃榜屬

縣捕告者民不敢訴維之言遂不行入知審官東院遷樞密都承旨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連徙鎮卒年六十六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大臣議復河道召問言不可出判保州除京西運判入爲水部員外河決內黃詔行視遂䟽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洛水復溢侵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昔人所以殺水勢者卽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御史論與胡安國鄒浩善奪職知饒州歷成德軍知太原入爲戶部尚書坐缺錢帛出知杭州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建言楊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牖以便漕運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運判知臨江軍召爲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分兵守扼塞救郡內無得奔擾稍恃以安

弘簡錄 卷一百三  
改杭州直城已破單車至城下俄克復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  
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從子孝序字逢原  
蔭補將作監簿監海安鹽倉累官環慶經略安撫使與蔡京議  
事不合又疏言方今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京益怒嗾  
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削籍竄嶺表京罷授顯謨閣待制  
知潭州復論從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知潭  
改道州從人叛乘高恃險機毒矢下官軍不得前乃於兩山間  
作巨木橫累以守夜遣驍銳攀援而上大兵繼進破之賊平歷  
顯謨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  
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南渡歷除徽猷閣延康殿二學士召赴  
行在許青民借留會臨胸土兵趙晟聚眾為亂將官王定捕討  
失利懼罪反以言撼敗卒斬闕入城孝序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與其子宣教郎訐皆遇害年七十九贈五官為光祿大夫諡威  
愍訐承議郎城無主遂陷知臨淄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  
贈朝散郎知益都張侃于乘縣丞于興宗亦死之贈二官各官  
其家并子

冊曰仁宗末年内寵外寇旋得互失尚不改舊厥勢漸移  
寵利斯購

弘簡錄卷一百之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六

富弼

子紹庭  
孫直柔

韓琦

父國華子忠彥  
孫肖胄曾孫浩

范仲淹

子純粹  
禮純粹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父言母韓氏娠時夢旌旗鸞鶴降其庭

云有天赦既而生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

也攜其文以示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弼舉茂材異等授

將作監丞簽判河陽郭后廢貶言官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縱

未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報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元昊反疏

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為開封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

旦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食執政不可爭曰萬一契丹行之

爲朝廷羞後聞果然帝以爲悔又請除越職言事之禁言應天  
變莫若通下情詔從之時鈐轄盧守勲內侍黃德和連敗于元  
昊朝議代以夏守贇爲都部署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  
用守贇已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何異唐置監軍覆車之轍可  
復蹈乎詔罷守忠西夏二首領來降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  
下中書宰相初不預聞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可不知耶因極論  
邊事係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  
初范質王溥猶然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詔可慶曆二  
年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中書堂吏僞作僧牒弼請以吏付  
獄宰相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因薦  
往報聘朝臣皆謂其情叵測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  
留不報弼毅然請行帝動色令先爲接伴同中使迎勞英等英

人竟託疾不拜弼曰昔嘗使北以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安得  
不拜英從之因開懷與語英感悅不復隱其情告以主所欲得  
者謂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許增歲幣  
仍以宗室女嫁其子將行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既至見契  
丹主盛氣問以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數事且曰羣臣  
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奮然  
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人主任其禍契  
丹主驚問故對曰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  
心北朝用兵必不能勝也卽倖而一勝鹵獲悉歸將士所亡士  
馬主反當之莫若通好不絕則歲幣盡歸人主臣下何利焉契  
丹主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于何承  
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非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遂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其一受之。卿其以誓書來。弼歸反命。復持二議政府口授其詞。

以往行次樂壽。語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以哺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其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以死爭。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于二字何有。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敢知。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六符來。弼奏彼氣已折。可勿許也。已而竟與以納字。是行也。始受命一女。卒再受命子。生皆不顧。擢爲翰林學士。又懇辭。言增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七月。復仲樞密副使之命。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爲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

弘簡錄 卷一百四  
忘修政。因以誥納上。前踰月。復使宰相諭意曰。此朝廷特用。非  
以使遼之故。適元昊使辭還。帝御紫宸殿。俟弼綴班。乃坐。不得  
已。受命。帝時方銳意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命。俾淹主西事。弼  
主北事。二人同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  
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  
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夏遣使來書稱。男不稱臣。弼言元昊臣  
契丹而不臣我。則契丹益強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  
丹受幣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因近河東疑二邊同  
謀。弼對曰。遼夏本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  
城威塞為備。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  
合而寇我哉。若調發為備。正資其計。臣請任之。乃止。卒亦無患。  
會夏疎怨弼。中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仍出知鄆州。歲餘

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安撫使。

救荒一段  
載弘道錄

王則叛。或告禁兵

在齊者欲應之。弼以非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張從訓銜命  
至。度其可用。密語之。從訓馳至齊。發吏捕取。無得脫者。帝聞益  
嘉之。以為禮部侍郎。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大學士。宣徽南  
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覘知之。語學  
士歐陽修曰。古來命相。或稽于夢卜。若今日大得人。情豈不尤  
賢乎。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與彥博入問  
疾。因託禳禱事。宿內。連夕。每事必關白。乃行。中外肅然。語詳彥  
博傳  
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為相。守典則。行故事。  
而傳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  
三月。內艱。帝為罷春宴。舉故事五起之。弼堅謂金革變禮。不可

施于平。世卒不從。英宗立名爲樞密使。治平二年以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揚州。封祁國公。神宗卽位。改節武寧軍。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日旻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司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弼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治亂之機不可不救。卽上書數言。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

今中外諸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姦。無使有悔。帝因久旱羣臣請上尊號。用樂皆不許。會同天節。北使當上壽。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帝從其言。并罷上壽。卽日。弼又疏言。願陛下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手詔褒答。弼雅不與安石合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上。將許之。問誰可代者。薦文彥博。帝不應。良久曰。安石何如。弼亦默然。仍前使相判河南。改亳州持青苗法不行。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提舉趙濟劾其格。詔侍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鞫治。改爲左僕射判汝州。安石謂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自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詔許歸。洛養疾。嘗遇安石有所建明。上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而已。請老加司空。封韓國公。致仕。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郭遠討安南乞詔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會王同老言至和中與彥博議立儲事帝以問彥博始知之嘉弼不自言進守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寸遺奏言今上白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敝成風忠訥讜論無復上達臣且死冀憐愚忠曲垂聽納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真無足慮耶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與其諱過恥敗不思拯救孰若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天地至仁寧忍與羌戎校曲直爭勝負哉兼陝西再團保甲葺教場人情惶駭願皆寢罷以綏懷之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剛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

氣色穆然不見喜怒其好善嫉惡出于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同若使並處其勢必爭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干戈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于此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王質王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陳襄王昉張昞之杜杞陳希亮諸人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之碑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罷配享靖康復仍舊三子紹宗供備庫副使紹隆光祿寺丞紹庭字德先爲人靖重能守家法彌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與父時不殊鄉里稱焉歷宗正丞祠部員外郎卒年六十八孫直柔字季申少敏悟有才名以蔭補官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欽宗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正字建炎二年張浚復薦授著作

佐郎尋除禮部員外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論范致虛自謫籍名入不當復任京官出知鼎州遷給事中復論醫官王繼先由團練轉防禦不當更換武功大夫上屈意從之復請罷右司候延慶代以蘇遲上謂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于是二人皆改職久之遷御史中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中書言非舊典始特遷朝奉郎著為例俄拜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元年將行隆祐太后冊禮與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于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婁寅亮欲遷太祖諸孫以備皇嗣直柔深加贊賞從而薦之名赴行在除監察御史孝宗得立皆平日論思之功也常短呂頤浩于上浩與秦檜忌之沈與求論其附會辛道宗兄弟得進并論所薦右司諫韓璜責璜監潯州酒稅直柔奏洞霄宮

祠六年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辭不赴復知衢州以失入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遊以壽終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登進士歷大理評事通判瀘州遷右贊善大夫監察御史雍熙中使高麗改右拾遺直史館判登聞鼓院淳化三年契丹請和遣使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改判三司以不得侍曲宴願兼館職即日命直昭文館例始于此未幾授刑部員外郎歷判三司勾院左計判官賜金紫陞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為江南巡撫轉太常少卿出知泉州祥符中加右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為人儀觀瓌偉性純直有時譽子三琦琚璩並進士及第琦自幼風骨秀異方唱第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左右皆

引簡錄 卷一百四  
賀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  
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處之自如遇禁中需金帛內臣  
往往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置合同司以防檢察又綱運至  
必俟內臣監蒞或數日不至暴露廡下人以爲病因奏罷之歷  
開封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連疏罷宰相王隨陳堯佐  
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四人又請停內降抑僥倖事有不便懇  
切言之務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凡七十  
餘奏王曾謂之曰今言者不過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  
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崇重罕所獎譽琦聞益自信權知制  
誥益利路饑擢爲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繁急市上供絀  
繡諸物不予直琦至則緩征給直汰冗役逐貪殘不職吏活饑  
民百餘萬元吳反論西師形勢甚悉進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

略安撫招討副使詔督兵出戰琦欲先發以制賊招討使夏竦  
不從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  
之琦言元昊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各自爲守勢分力弱  
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  
鄜延涇原同出征旣而元昊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  
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  
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申戒再三又移  
檄曰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戰沒于好水川竦使  
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奪  
一官知秦州慶曆元年分陝西爲四路各置帥琦兼秦鳳經略  
學士王堯臣言琦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適爲懷敏敗中外  
震恐帝思堯臣之言罷諸路經略復置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與仲淹同開府二人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天下稱爲韓范方謀取橫山規河南適元昊稱臣名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上意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又言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時鄜延城障未修河中同華民饑羣盜張海郭邈山乘機而起復命宣撫陝西討平之仍修葺城砦汰禁卒羸老不堪任用者凡活饑民百餘萬而還又上四策言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得失同列多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以海內

人望與弼仲淹同時登用中外跂慕益自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言羣小不使者衆會弼仲淹相繼罷琦爲辯析不報尹洙劉滬爭洛水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歷鄆與成德軍改定州安撫使州兵狃平貝功需賞賚出怨言琦度不治且亂決行軍法誅其尤無良者士攻戰死者厚賻其家籍廩孤嫠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訓齊之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卒戍保州沿道爲害至定悉留不遣易素教習者往戍又賑活饑民聖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奏中貴廖浩然怙勢貪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帝命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名其酋豪示以曩日所求修廟檄彼無以對地遂歸我旣又侵耕陽武砦鑿塹立石限之忻代寧化大山之北自潘美鎮河東時徙民於內廢

而不耕琦謂此皆良田適足資寇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嘉祐元年召除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連失三王中外爭以根本爲憂上依違未決琦因進言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今陛下春秋高願以太祖之心爲心擇宗室之賢者早定之以爲宗廟社稷大計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擇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因請其名帝曰宗實遂力贊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出內批帝意不欲宮中人知言只自中書行之足矣命遂下時英宗

方居濮王喪起復知宗正事固辭帝復問琦對曰陛下親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見器識遠人乃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終喪猶堅臥未就道琦又進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從之英宗嗣立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克山陵使既定大策門人親故或從容語及正色答曰此先帝神智睿斷皇太后齊聖內助臣子何與焉帝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內侍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因其爲讒間兩宮幾至嫌隙琦嘗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對曰此疾病固爾後已必不然子有疾母可不容之乎後數日見上復道太后待朕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此

下事之未至。爾帝大感悟。及愈請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太后還政。拜右僕射。改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其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彥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矧今邊備過昔。時遠甚。詰之必服。既而上表謝罪。帝顧曰。一如卿料。帝復寢疾。久不視朝。入問起居。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乃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登祚。加司空兼侍中。為山陵使。琦執政三朝。或病其專。中丞王陶劾以不赴文德殿。抑班為跋扈。堅辭去位。帝為黜陶。永厚陵復土。遂不復入中書。除鎮安武勝兩軍節度。固辭。加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但無可屬國者。安石何如。對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會種諤取綏州。西邊儼擾。改判永興軍。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

言賊勢如此。又安可棄密院。詰以初議。琦具論其故。且曰。此乃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臣前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不敢預聞也。熙寧元年。河北地震。又河決大名。兼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散青苗上疏。極言。帝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強與之。安石勃然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時。新法幾罷。上以其奏付條例司。曾布疏駁。刊石頒于天下。琦申辨。愈切。請解四路安撫。止領大名一路。從之。六年。還判相州。會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今宜遣使具言本末。實無他意。疆土素定。宜悉如舊。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我乃益務愛養民力。選

賢能遠奸諛。進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  
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疏奏。會安石悉以所爭  
地東西七百里與契丹。論者惜之。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有  
大星隕于洛。歷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絹  
發兩河卒為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  
忠獻。配享英宗廟。延朝制尚書令。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詔依趙  
普故事。後雖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貴之至也。琦蚤有盛名。自臨  
邊陲。年甫三十。天下已稱韓公。晚年稱重外國。子忠彥嘗使遼。  
遼主詢知其容貌類父。命丁圖之。論者以琦重厚。比周勃。政事  
比姚崇。云。尤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以獎拔人才為急。儻  
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  
奉法循理。在魏都久。人為生立祠。遼使過者。移牒必書名曰韓

公在此故也。相人亦愛之。如父母。有鬪訟相傳。勸止曰。勿。公  
侍中後。常令子孫一人官。子相以護丘墓。琦因作畫錦堂。治作  
榮歸堂。肖冑作榮事堂。至今傳誦。政和五年。追論定策功。加封  
魏郡王。五子。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徽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  
侍郎。龍圖閣學士。嘉彥。尚主。忠彥。字師朴。初。蔭將作監。簿復  
登進士。為秘書丞。名試館職。除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開  
封及三司鹽鐵。又判寧國軍。名為戶部郎官。父憂。服除。直龍圖  
閣。權天章閣待制。知瀛州。以給事中賀遼主生辰。時夏人廢其  
主。秉常朝廷問罪。方求救于遼。遼遣趙資睦逐之。王言。敷侍燕  
皆以西事為問語。不失和好。而能却其謀。還值章惇為相。凡給  
事封駁。先稟而後上。忠彥奏言。朝廷之事。皆執政所行。事當封  
駁。則固與執政異矣。若復稟議。事有何名。詔罷之。王珪為南郊

大禮使事有當下者多自畫旨不從中書奏審駁以官制之行  
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何詔亦從之自此事無鉅細  
悉經三省而後行俄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出知定州元  
祐中名爲戶部尚書進左丞改樞密同知遷知院事羣小多議  
宣仁政事忠彥力勸哲宗當同仁祖之用心下詔戒飭不許臣  
下譏斥章獻時事尋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坐蹙國被劾降  
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徽宗立名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陳四  
事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從其言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凡忠直敢言知名  
之士稍見收用無何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性本柔  
懦爲曾布所欺言者希意排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仍知大名  
坐欽聖欲復廢后謫大中大夫安置懷州又論不應棄澤州貶

崇信軍節副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復降磁州副團練以宣奉大  
夫致仕卒年七十二紹興八年配享徽宗廟廷子治徽宗時爲  
太僕少卿知相州 孫肖胄字似夫蔭補丞務郎爲開封司錄  
徽宗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加給事中充賀  
遼生辰使還除直秘閣知相州居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  
且有他變宜陰爲備守已而果有金兵移知江州建炎二年入  
爲祠部郎應詔陳五事遠斥城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  
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政通塞不嘗請于廣西邕州置司互市  
詔從之問戰守計條奏千餘言帝稱其事理簡便庶益亦嘆其  
援古證今切于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復言省費裕國  
彊兵息民之策謂天下財賦策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  
供之目問以諸路窳名皆不能悉又問於漕司亦不能詳夫失



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隱漏之弊。咸起于此。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之數。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上戶部總之。則無漏失之弊矣。其論經費。謂費用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兵得實數。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其論息民。謂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姦。歛取百出。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及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多見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下有司議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嚴禁出入。請托不行。奏條例散失。吏緣爲奸。宜重立賞格。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次行之。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今和戰未定。臣等或半年不返。國家安強。宜速進兵。不可因臣

等在彼而緩。其母又語以世受國恩。當受命卽行。勿以我老爲念。至金知其家世甚重之。遣使偕來。入對與宰相朱勝非議不合。出知溫州。五年復問戰守方略。上言。女真畏忌。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屢有捷奏。當移三帥江北。使籓籬可固。今乃自主庭戶。更相讐疾。若欲並遣。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旣一。諸將疇敢不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皆久知向背。當以安集懷柔歸附爲先。况淮南河東西及江之南岸。荒田曠土至多。若能招集流亡。授田給糧。捐其租賦。必將接跡而至。沿江大將各分地面。使軍士力耕。農隙則試以所習之技。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舂營爲屯。其利數倍。轉知常州和議已定。又爲報謝使。金人遣就館議事。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輿車及頓遞宴設。擢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尋奉祠。平居以孝

友聞弟膺胄同寓越不至則不食所得恩澤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曰元穆 會孫浩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眾以守城陷力戰而死特贈三官錄其家三人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先邠州人徙蘇州吳縣二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初名朱說少有志操稍長問知家世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繼之以糜不以為苦登第調廣德司理參軍迎母歸養轉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本姓更今名遷大理寺丞歷監秦州西溪鹽稅楚州糧料院居母喪憂殊聞其名名寘應天府學服除薦為秘閣校理其學汎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悉為講解往復不倦四方從遊者眾推其俸食之諸子至易衣以出晏如也每感激 天下事奮不顧身嘗上萬言書請擇郡守舉縣

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一時士大夫矯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日南至太后將受朝宣政殿仁宗率百官獻壽上疏極言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又疏請還政不報改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會建太一宮洪福院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踵之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內降除官恩倖多門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上悉其忠名為右司諫疏言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有餘年一旦崩逝中外多暴垂簾時事何以報帝后之德上感動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又因遺誥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參預國事奏言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其事竟寢歲蝗旱江淮京東滋甚請遣使安撫未報復請云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為惻然

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廩賑貸。禁淫祀。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除禮部員外郎。知睦州。歲餘。轉天章閣待制。知蘇州。民病大水。為疏五湖。導太湖。悉注之海。還判國子監。轉吏部權知開封。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仲淹為百官圖。以獻。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自今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又論建都。言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言其迂闊。復為四論以獻。一帝王好尚。二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夷簡怒。訴其離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乃出知饒州。御史黃濟希宰相旨。請書姓名揭之朝堂。秘書

丞余靖上言。仲淹所論。皆陛下夫婦父子之間。人所難言。願優容之。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常薦已。願從降黜。歐陽修復移高若訥書責以坐視不言。三人皆坐貶。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漸起。仲淹放逐數年。士大夫論薦不已。帝語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密請建立皇太弟在朝。不知稱薦如此。可下詔戒。敕歲餘。徙知潤。與越州元昊反。陝西用兵。帝以士望所屬名。還拔用。復官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尋遷龍圖閣直學士。副夏竦經略夷簡。再相。帝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論國事故與夷簡無憾。時延州新被寇。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早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

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若久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以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康定軍。以納河中同華。秋租。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有詔。明年正月。諸路進討。奏言。塞外大寒。願稍俟春深。近來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已懾其氣。鄜延密邇靈夏。乃西羌必由之路。芟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以恩信招來羌人。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橫二山之民。必有孳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如其議。又請修承平。承平等十二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所陷。將高延德。因來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其書。朝議以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降木曹

員外郎知耀州。尋遷右司郎中。克環慶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先時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會長約爲鄉道。反復不常。既至。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閱羌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及傷人者。罰加重。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追理。輒質縛平人者。罰賊人馬入界。追集不赴者。罰賊人入老幼入堡。不給食。卽不入砦。全族不至者。罰仍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始爲漢用。守邊數年。人咸愛之。呼爲龍圖老子。改邠州觀察使。以班待制。下與王興。朱觀。伍恐。爲賊輕辭。不拜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尚不知行。至柔遠。始出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成。賜名大順。賊覺。驅騎三萬來爭。戰却之。大順旣成。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寇益少。涇原將欲襲討。明珠滅臧。

仲淹疏言二族道險有勁兵數萬高繼嵩前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不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從之葛懷敏敗于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事聞帝按圖示左右曰若仲淹出吾無憂矣果以兵六千赴援驅賊出境奏至帝喜曰吾固知可大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已命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痍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旨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乞與韓琦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環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帝采用其言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滕宗諤帥慶張亢帥渭其

爲將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名拜樞密副使歐陽修等復言有宰相才遂改參知政事固辭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俟帝親除然後拜帝方銳意太平數賜手詔問當世事名二府條對倚仲淹弼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乃上十事一明黜陟舊制文武官各以曹務閑劇爲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自今二府非有大功不遷內外官亦須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二抑僥倖罷乾元節卿監以上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試館閣職三精選舉請罷糊名參考行履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兼取經義四擇長官先委中書密院選轉運提刑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開封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

中書選除五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請均給其入。使以自養。然後可責廉節。誅不法。六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令飭治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起墮廢。若江南圩田。浙西河塘。漸可興矣。七修武備。約府兵法。募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由畿輔至諸道。皆可舉行。成法八推。恩信。凡赦令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必無廢格。上命九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自今參議。可以久行者。剛去煩冗。裁爲定制。免至數更。十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乞省至小縣邑。爲鎮併官。給直。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上方信向二人。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頒下。獨府兵法。不可而止。又言周制三公兼六官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

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古夏官司馬也。其進擢差除資給賞罰。今惟檢用條例而已。上無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臣請倣前代。各委輔臣兼判三司。司農。審官。流內三班。國子。太常。刑部。審刑。大理。及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並從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得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卽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云。不可久之。乃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兵法。然卒不果行。仲淹在位。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皆以爲難。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復以任子恩簿。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使。於是謗毀稍行。浸以朋黨之論聞於上。會邊陲有警。復除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

若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租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悉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以爲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沿邊安撫使其在中書所行亦漸沮尋以疾改知鄧州進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知青州封汝南郡公病亟遣使賜藥存問皇祐四年五月卒年六十四上深痛悼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題神道曰褒賢之碑四方聞者皆爲嘆息仲淹性至孝內剛外和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顯非待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與屬羌皆立祠畫像事之如生哭之如喪父母四子純仁別有傳純祐字天成性英悟未冠能讀諸書籍籍有稱值父守蘇聘胡瑗爲師學規良密旣長尚節行事親盡孝未嘗

違左右寶元中從官關陝與將卒錯處鈞深擿慝得其才否由是任人無失而屢有功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解去從父之鄧得廢疾臥十九年而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太祝純禮字彝叟蔭授秘書正字簽書河南判官爲陵臺令兼知永安縣永昭陵在其境內初建時配木石塼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請于山陵使韓琦曰歲時繕治無虛日願勿與諸縣均賦琦是其言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轉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常靜以待之不爲苛棘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瀘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擢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累吏部左司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進給事中封駁多正名分紀綱持大體中丞將擊執政代其位恐其不可徙爲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徽宗

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前尹刻深為治純禮濟之以寬拜  
 禮部尚書擢右丞時御史陳次升建言凡除罷言官並乞出自  
 內批不由三省進擬曾布力爭之且請黜降次升純禮徐進曰  
 次升無罪不過防妨臣爾又議呂惠卿人固不足重其告老當  
 存國體又言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  
 枵空宰相以為不足慮言皆面諛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  
 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特議者挾此藉口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  
 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察也又曰祖宗用人最得  
 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  
 實諸要途若此英傑之徒當不次識拔如必待薦而後用則守  
 正特立之士晦矣司諫江公望論繼述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  
 徽宗出疏示純禮因力贊之曰願流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

革小人徇利之情復乞褒遷公望以勤來者居官死毅剛正曾  
 布憚之激駮馬王說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說怒會純  
 禮主遼使宴說誣以輒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尋奉  
 祠崇寧中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  
 安置徐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沈  
 毅有幹略以蔭至贊善大夫陝西運判入為右司郎中代純仁  
 知慶州同五路出師以伐西夏又因夏議分疆界純仁貽書戒  
 以為不足與校勝負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出知延  
 州以黨奪職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仲淹嘗謂諸子純  
 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

冊曰始稱韓范終曰富韓班班建立曄曄同觀遭逢盛世  
 奮起單寒嗟余何苦罹此多難一事無成慚彼寸丹



弘簡錄卷一百之五

明刑部員外鄭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待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七

陳升之

王安石

子雱弟安禮

呂惠卿

父壽從弟夏卿

韓絳

父億子宗師兄

吳充

兄育

王珪

季父罕從兄琪

蔡確

吳處厚附

陳升之初名旭字暘叔建陽人登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為

監察御史右司諫起居舍人知諫院時張堯佐以後宮親除四

使王守忠以內侍領兩鎮御史張昇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

令窮問所從來唐介直言斥嶺南升之皆極諫又言士大夫好

藏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訐請禁之又近者用人益輕以摺

紳華途為貴游捷徑請嚴三館之選劾殿帥郭承祐驕恣解其

任尋遷待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漸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轉運今選用不精又無考核非閭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詔與學士孫抃中丞張昇同領磨勘運使提刑公務申言請抑內降許有司執奏詔三省劾正其罪揭於朝堂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升之爲人深狡善術數尤能傅會以取權寵嘉祐五年拜樞密副使臺諫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其陰結宦者進不以道仁宗出其章以示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乃兩罷之授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爲戶部侍郎母老請辭除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

元年徙許州道改大名過闕留知樞密院事明年安石用事方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引與共事凡一切新法雖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時論者盈庭藉以爲助安石深德之故使先已爲相尋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對曰聞人狡儉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充塞朝廷風俗何由得淳厚帝稱其有才智曉民事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爾升之前得志陽爲小異若不與之同者復請免條例司言宰相無所不統豈可稱司安石愈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帝因韓琦奏論懇切欲立罷青苗升之與曾公亮卽欲奉詔由是大忤遂稱疾然實不能掩覆真情人多譏之目爲宰相帝數敦諭復出

會母喪終制名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成肅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都官員外郎益子少有大志讀書過目  
不忘屬文運筆如飛若不經意旣成殊精妙見者皆服曾輩攜  
以示歐陽修爲之延譽登此第簽書淮南判官秩滿例獻文求  
試安石獨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  
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頗便之文彥博薦其恬退宜不次擢  
用修亦舉爲諫官皆固辭士大夫爭慕之恨不識其面朝廷每  
欲畀以美官惟患不就嘉祐三年遷羣牧判官知常州俄提點  
江東刑獄入領三司度支平日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  
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嘗上萬言書論今天下財力日  
困風俗日壞者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

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因革不至傾天下之耳目俾生  
民之心志而固已合先王之政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  
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不當以天幸爲常而當以思患爲憂  
自古治世之君未嘗患財不足惟患治財無其道爾今在位人  
才皆不足用退而問巷草野亦鮮可任陛下以社稷爲託封疆  
爲守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務期合於當世  
之變凡臣所稱流俗之所不講以爲迂闊而熟爛者其所注  
措大率如此俄直集賢院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章至入  
九上乃受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性執拘  
有少年得鬪鶡其徒求之不與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以  
死駁言律文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雖  
死當勿論下審刑大理皆是府斷詔免安石罪當詣闕門謝不

肯有詔舍人院除改文字無得申請復固爭曰審如是則舍人  
 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為私立法  
 不應如此今大臣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彊者挾上旨以造  
 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切懼焉語皆侵執政以母憂去  
 終英宗世名之不起安石本楚士欲藉中朝巨族取重乃深結  
 韓維呂公著交稱揚之神宗在穎邸每聽維講說稱善輒曰此  
 維友安石之說嘗薦以代已由是聲名益盛甫即位命知江寧  
 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堯  
 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  
 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喜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  
 眇躬恐無以副可悉意輔朕同濟此道會經筵罷羣臣皆退獨  
 留與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大有為二

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  
 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所蓋稱何足道哉以  
 天下之大才能之眾百年承平何患無人可與其治臣恐陛下  
 擇術未明推誠未至一時雖有諸賢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  
 爾帝因謂何世無小人唐虞之世亦有四凶對曰雖有而能辨  
 之此其所以為唐虞也若使得肆其讒慝則人亦安肯苟食其  
 祿以容身乎適登州有民婦陋其夫夜以刃傷不殊朝議當之  
 死帝獨用安石說從謀殺傷減二等論著為令拜叅知政事語  
 以人皆不能知卿以為但知經術不曉世務答曰經術正所以  
 經世務第世儒庸人安於故常則有所不知爾又問卿所施設  
 何先曰變風俗立法度此最為先帝首肯之始設制置三司條  
 例司立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通號新法遣提

宰輔宋

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春方耕種。散與人戶。常平糴本。至夏秋成熟。隨稅糧輸納。令出息二分。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均輸法者。改發運之職。假以錢貨。凡應上供。并倉庫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價值。隨宜蓄買。保甲者。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擇衆所服者二人爲保正副。授以弓弩。使習武藝。免役者。凡當戶役。據家貲高下。各令等第出錢。雇人充役。市易者。聽人賒貸。縣官則帛。皆以田宅金帛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三。保馬者。以監牧見馬。給義保。願養者。戶一匹。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閱其肥瘠。有死病者。補償方田者。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均定稅

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凡坊場有利。令民增買。又加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糴。廣積粟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此賦斂愈重。天下騷然。韓琦諫疏。切至。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欲求去薦。公著自代。帝爲異辭。令呂惠卿諭旨。安石入謝。備陳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謂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之流俗。二者權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推。雖千鈞之重。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茲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苟加銖兩之力。則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其所以紛紜也。上深以爲然。琦說遂不得行。光援朋友責善之義。貽書反

覆勸之安石不樂光辭所除樞副公著亦出知潁州由是合臺  
臣與諫官皆罷去驟用李定爲御史罷逐駁與論者范鎮亦坐  
奪職朝論洶洶值惠卿憂去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  
卿熙寧三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  
之異帝心恐懼令務安靜省事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諸  
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知開封韓維言民避保甲有  
截指斷腕者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又東明  
民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此乃范仲淹壻知縣賈蕃  
好附流俗致民如是治民當知其情僞不可徒示姑息若縱使  
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何以爲政乃罷蕃靈臺郎尤瑛  
言天久陰星辰失度宜退安石以應天變安石怒黥瑛配英州  
時議謂著與維所藉以立聲譽者也修彥博薦已者也弼與琦

元夕乘馬從駕入宣德門怒衛士訶止上章請逮帝爲杖之併  
斥內侍意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嘉其主議解賜所御玉  
帶七年春旱饑民流離帝臨朝嗟嘆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之  
不善者進言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  
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未修故爾今取免行錢人怨太重自  
近臣以及后族無不言其害者兩宮至泣下憂京師變起安石  
忿然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適馮  
京言臣亦聞之因謂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獨聞此言臣  
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所見流民圖言安石致旱去之必  
雨俠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實亂天下  
帝始疑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薦韓絳代已絳與惠

卿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護法善神然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其意密白帝復召安石倍道入日而至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子雱辭龍圖學士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諷中丞鄧綰彈惠卿與知華亭張若濟為姦利事置獄鞠之兩宮方憂甚出東方安石倡言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所信者人事而已况今所傳占書謄寫譌誤尤不可知望以臣言開慰兩宮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何不弁祁寒暑雨亦無之耶安石不悅退而辭疾帝慰勉起之其黨懼權輕將有窺伺間隙者謀取上素所不善者暴加進用安石是其說帝喜其出悉從之會謀得安南露布亦言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杜拯濟人為愧怒自草勅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

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等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奔告惠卿于陳遂相搆訟言安石盡棄所學方命矯令附上要君離古之失志倒行殆不如此安發其私書有曰無使上知者帝出以示安石謝謂無存歸以問雱言其情大責之雱恚憤疽發背死自此悲傷不堪力請解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元豐初收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三年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初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追封舒王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又配食文廟欽宗時楊時以為言詔停之高宗又詔奪王爵停其配享安石自奉至儉不好華服至衣穢不澣面垢不洗蘇洵作辨奸論謂士亦盧杞合而為一世以為知言性強伎自信遇事無可言輒執所見堅意不回甚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晚居金陵著字說二十四卷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  
老主司用以取士學者爭傳習之先儒傳註一切廢格不用又  
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目為斷爛朝報以是得罪於天  
下萬世云 雋字元澤為人慤慤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  
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即云可撫而有使西夏  
得之邊患博矣其後議開熙河北端於此登進士調旌德尉豪  
氣凌邁睥睨一世不能為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解  
老子及佛書數萬言見父所用多年少新進雋亦欲預阻於執  
政之子不可以干乃謀處之經筵欲上自知爾用之鏤所作策  
及道德經註鬻之于市使人傳達鄧綰曾布力薦於上召除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見日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實導其父更張政事常稱

商鞅亘古豪傑不誅戮則法不可行一日父方與程顥語雋因  
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阻故與  
程君議雋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  
矣卒時纔三十三弟安禮字和甫早登科辟河東幕職遇宣  
撫韓絳城羅兀發民四萬負餉安禮言於轉運呂公弼曰民兵  
不習戰敵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從  
之他路果全軍覆沒公弼執其手曰活四萬之衆皆君力也及  
絳上功失實詔公弼建議安禮曰宜撫以宰相節制諸道公藩  
臣乃欲踰進功狀于非其任耶公弼辭之遂薦安禮于朝召對  
適見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  
院歷知潤與湖州為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天下  
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



言語罪人。蘓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貴之。尋進知制誥。因彗星應詔。直言得失。語具載弘道錄。久之。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有滯訟。及其案未論者。幾萬人。至卽剖決。囚繫皆空。揭於府門。遼使過之。歎異。帝聞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慚然而罷。避者得匿名書付以亟治。旣而驗所指。皆略同。最後有姓薛者。喜曰。吾得之矣。呼問果有素缺。卽命捕訊。得其所爲。暴于市。不逮一人。京師稱爲神明。宗室令駢買菱面。已矣。數訴督元道。奏其罪。後官造油。約三年。及其價。歲一半。中書省請其罪。其

曰。庸非置之不得其地。爲風雨霖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爲直卒。不追元豐新令。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工師伐夏。承受梁同奏。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怒。欲斬之。安禮疑未必實。遣判官張大寧參覆。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得釋。王珪勸再舉伐夏。言向所患財用不足。今朝廷捐錢鈔五百萬。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計命將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恚曰。李憲謂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惟裴度與主謀。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闈寺。朕甚恥之。欲除憲節度使。安禮不可。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光顏李愬之將。然猶竭天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中丞舒亶言。尚書不置錄目。有

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與省中同并列置他事竟廢之又論徐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永樂敗帝始悟嘆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落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闕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壽漳浦令習吏事縣多山民病瘴霧蛇虎之害教以焚燎而耕害爲衰止擢宜州通判儂寇入將兵二千躡其後力戰捕獲爲多遷開封司錄以論中人史志聰私役衛卒謫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素性儉巧爲真州推官秩滿改集賢校理編校書籍安石與論新經義多合旨遂定交焉

及得政亟稱其賢曰豈特今人不如雖昔儒未易比能學先王之道而有用者獨見此人以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凡所建請事無大小必以謀之諸章奏皆出其手朝夕汲引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安石勁而復不閑世務每事不顧人情而惠卿實爲謀主天下之人曰爲姦邪司馬光力論之帝言其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誠如聖訓但心術不正願徐察之自古江充李訓皆以有才能動人主帝爲默然又貽書安石言公今喜士諂諛誠爲順適目前所爲令公負謗中外一且失勢必更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讀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雱同修三經新義改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上書留之因力薦除叅知政事惠卿懼安石一去新法必搖故作

引簡錄  
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其利又請帝下詔言終不以民違法之  
故爲之廢法於是安石之政守之益堅初議罷制科馮京爭之  
不能得弟升卿本無學術引爲崇政殿說書兼侍講令力主罷  
之又立手實法用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  
上其家之物產官爲注籍尺椽寸土檢括無遺下至雞豚亦徧  
抄之許告隱匿賞以貲三之一民不勝困又使保甲正長給散  
青苗結甲付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乘勢陷鄆俠王安國馮京  
三人起李逢獄欲併中安石事連李士寧安石懷怨惠卿始叛  
而操戈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已韓絳爲相度不能制請復  
起安石御史蔡承禧劾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詔罷之惠卿  
上章自辯欲坐鄧綰劾出知陳州久之除資政殿學士徙延州  
治陝西緣邊蕃漢兵各白爲軍每戰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

是合而爲一先蒐補守兵而選其驍勇以戰  
是將具條約上之議者多言不可老將高永亨爭不能得力  
奏片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恃重乃  
自出按邊將牙兵誓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  
日而還毋憂詔於本俸外特給五萬惠卿請更添一萬五千御  
已劾之帝謂若固貪冒但常執政治之傷體祇令減罷惠卿又  
不已御史論方居喪不應上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  
與軍入見曼稱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  
要才  
勢而已帝怒曰果如所言則是陝西可棄豈宜委  
以邊事迺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遣步  
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延敵入寇鄜延大震會太后勅羈吏  
勿侵擾外界惠卿亦見正人彙進知不相容懇求散地司諫蘇

轍條奏以爲張湯盧杞尚有餘姦呂布劉牢之難爲比擬中丞  
劉摯數其大惡五罪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節副安  
置建州當制蘇軾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稱快爭傳誦之紹聖  
初復起爲資政殿學士知大名收觀文殿知延州以築威戎威  
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曾布以  
宿憾徙杭州代者范純粹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  
領武昌軍知大名以上表引喻失當致仕崇寧五年復起觀文  
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與妖人張懷素謀反責祁州團練副  
使安置宣州淵配沙門島再移廬州終醴泉觀使贈開府儀同  
三司其在羣小中尤爲反覆傾險後安石退處金陵往往書福  
建子三字蓋深讐之也雖惇布京深姦亦畏惡不敢引之入朝  
從弟夏卿字縉叔登進士調江寧尉修新唐書劄爲世系諸

表大抵附會時宰遷直秘閣同知禮院陳時務五事言天下之  
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  
廷頗采其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神宗嘗訪以政  
對言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  
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年五十三卒

韓絳字子華真定人徙雍丘父億字宗魏登進士除大理評事  
知永城有治聲郡守皇甫選稱之改判陳州會河決治隄不賦  
民而辦名入以親嫌知洋州有豪兒死專兒貲迫嫂嫁誣姪他  
姓嫂訴不得直億引乳醫直之遷屯田員外郎知相州轉殿中  
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仁宗初進直史  
館知青州入爲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劾王欽若受邵  
武軍吳植金除植名并治中丞余諤坐貶又劾三司更茶法歲

課不登由丞相而下皆坐罰其不撓如此踰年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副使失辭億更為好言人稱美之轉知亳州召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歲旱出粟振民又疏九升江口溉民田數千頃移茂州蕃部鬻馬場於黎州境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拜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人稍加試用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帝乃親集神武秘略以賜唃廝囉與元昊相攻來獻捷朝議加廝囉節制億謂彼皆蕃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四方也及夏遣人歲至京師出入民間無禁請除館舍督貿易實羈防之范仲淹薦可大用四年改戶部侍郎叅知政事生八子綱終水部郎中寶元初綜為羣牧

官代韓琦言不當遂罷知應天尋加資政殿學士

成德軍歷漣亳二州進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婚葬見臈拾官吏小過輒不憚人皆以為長者絳登進士通判陳州直集賢院遷開封推官嘗根治男子冷青本民冷緒所生其母嘗役禁中冒稱得孕坐誣削誅歷戶部判官江南體量安撫使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凡十數事劾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以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舉宣州守姦賄不法民大悅之使還稱旨擢右正言同修起居注勸仁宗用大臣宜加神斷不宜循應故事又論建儲帝諭幾事尚密卿忠及此毋著文墨絳卽懷疏以歸焚之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道士趙清旣誣納人賂宰相坐不檢黜而

復進咸力爭之明年知制誥陳抃班武繼隆罪封還詞頭久之  
求外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數月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命宣  
撫河北劾李仲昌首事敗河蠹國墊民竄廢嶺南遷絳龍圖閣  
學士知瀛州以諫官列奏留知諫院尋轉翰林學士草茅山祈  
嗣祝辭勸帝汰出宮人以廣螽斯之澤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  
悉奏裁之權御史中丞從官請貫真定守呂溱犯法絳駿以法  
行當貴近始更相請援公道廢矣因并劾諸請者溱遂罷黜張  
洎典親軍冒稱皇亂以嫌黜之自劾數言時政中書寢不報罷  
知蔡州數月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亂即討平之加端  
明殿學士知成都舉張詠米鹽糶例以惠貧民廢舊券易新券  
革內侍掎取之弊召知開封未幾權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  
輸常平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神宗立拜樞密副使請建審

官西 掌武臣升朝者上常問天下遺利請盡地力因言差役  
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而起除為制置三司條例奏言臣  
見安 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自是特以為助引為叅知政事  
值夏人犯塞絳代安石行邊除陝西河東宣撫使授以空名告  
敕得自除吏幾事不待報者聽便宜施行即軍中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府延安絳素不習兵注措乖方選  
蕃兵為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命諸將聽命於諤  
厚犒賞蕃兵眾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而泣者  
既城囉兀又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俱陷趣諸道兵出  
援慶卒遂作亂議者歸罪罷知鄧州熙寧四年以觀文殿學士  
徙許州復進大學士徙大名七年代安石為相事多稽留不決  
數與惠卿爭論會安石再相頗與絳異有賈人劉佐任市易坐

法免安石欲拔試用之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拜求去帝愕然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徙定州入爲西太一宮使六年復出知河南夏大雨伊洛民溺發廩賑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移節鎮江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留守北京值河決都木議務魏城鑿渠東趨金隄督役甚棘絳三奏非計功必不成徒耗國力且使魏民困弊詔從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諡獻肅生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特以黨安石得政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初蔭補縣職登第安石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在朝數勸對以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

孝稱孫瑜璧承事郎

縝字玉汝登慶曆進士簽書南京留守

判官水災上言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徵詞

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

墨衰從戎一時權宜前此武臣不執喪今請著令自崇班以上

聽持服擢爲殿中侍御史極論孫抃在政府持祿充位薛向權

陝西運副赴闕真除外戚劉永年授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

皇城親從帝爲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

英宗進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爲兩浙轉運使神宗遷

刑部郎中改淮南河北會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冊朝廷

責以不修職貢欲詰其使命縝赴之至加訊鞫得其情狀使者

引服帝喜除直舍人院以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爲三司鹽鐵

副使以天章閣待制出知秦州箠殺指使傅勅落職分司南京

秦人畏其酷暴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久之還待制知瀛州  
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令館待報聘持牒至遼不  
見主而還權知開封禧再至復館之詔詣河東以分水嶺為界  
與禧分畫賜襲衣金帶為樞密都承旨還進龍圖閣直學士官  
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宣仁后臨朝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與蔡確同輔政確欲用高遵惠張璠韓宗文  
為美官鎮對以遵惠太后從父璠中書璠弟宗文臣姪也苟君  
臣各私其親擢用非次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中丞劉摯  
諫官孫覺等論鎮才鄙望輕先朝奉使割地邊人怨之不可使  
居相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移永興河南領安武軍節  
度使知太原易節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乙宮使以太子太保致  
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諡莊敏為人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

出入將相而功烈不著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之何曾 子宗武  
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徽宗授祕書丞日食上言  
五事一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二人主怠於政事威柄  
下移怨讟歸上三左右無輔弼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四開境  
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敝民力五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  
亡盜賊數起不報又言陛下踐祚如日初升正當討論典訓開  
廣聖學存古人玩物喪志之戒方哲宗祔廟時切哀慕有旨索  
省中書畫播之中外懼損聖德疏入太后獎歎尋除都官員外  
郎改開封推官丐外為淮南運判坐前使貸上供錢遣使來索  
奏詞鯁切貶秩久之蔡京欲以知穎州帝仇前事令致仕官止  
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三 綜字仲文初蔭將作監簿遷大理評  
事登進士通判鄧州會河溢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



救呂夷簡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歷開封推官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罪其生事奪職出知滑許袁三州未幾復職爲江東轉運使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子宗道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初蔭將作監溥登甲科累遷太常博士名試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東刑獄上言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漢章帝賜諸懷妊者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後生八子往事可驗請修胎養之令俄轉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維字持國始奏名禮部寄理不試受蔭入官父沒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名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議裕亨東向位請虛室以待太祖又請罷濫成后立廟用樂陳執中改諡曰恭駿以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

以得此不聽乞罷除秘閣校理通判歷州尋除穎王府記室參軍每事咨訪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皆陳其節嘗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對以聖神功用因事始見不可先入於心王拱手稱善會將擇配疏言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英宗立左右史闕執政以名人遂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帝簡默不言維疏言此閣乃陛下燕間之所侍於側者皆論思獻納之臣陳於前者成經史仁義之具可以博咨訪之義究成敗之原今方終禮制臣下傾耳以聽王音臣請執筆以俟不答俄進知制誥權通進銀臺司請還濮議得罪諸臣以容職守仍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既而呂誨等責命不由門下又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若不與聞紀綱大夫乞解任不報詔欲舉臺官二人復言誨與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

其職又言學士范鎮以作批答語不合旨出補郡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太重自此誰敢盡忠者王昇皇太子命兼右庶子神宗卽位首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百執事各有職位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奏中丞王陶因劾韓琦而罷參政吳奎亦以論事而出旣而詔遷秩二者事難並行夫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將不止罷臺職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况執政罷免本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章上詔各還職進兼侍講判太常寺會正禘祀東向之位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正位東向允無可議倍祖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遽同稷契事理懼有未安時安石方主祀議時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始分置八廂

言保朴法行鄉民無錢買弓矢復憂徙之戍邊咸相聚而泣安石惡之明年遷御史中丞奏言舉人孔文仲對策切直陛下以一賤士黜之何損恐後賢俊解體自此阿諛苟合窺隙而進禍將不細益爲安石所惡遂請褫帝謂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出知襄與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方憂久旱勸帝廣求直言罷損青苗諸害上感悟卽命草詔行之人情大悅避絳當政改端明殿學士知河陽俄奉崇福宮祠神宗崩赴臨闕庭太后手詔勞問維對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引簡錄 卷一百五  
詔兼侍讀加大學士奏言先帝以夏國廢主秉常故典問罪之  
師今宜還其故地因陳兵所當息者三地所當棄者五又舉范  
鎮仁宗朝議建儲嗣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得召用命詳定  
元祐更役法移書司馬光願察小人希意迎合以成都運判蔡  
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尋拜門下侍郎凡居東省踰年有息  
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  
其端竊爲朝廷惜之乃還大學士知鄧州絳請改汝州以太子  
少傅致仕轉少師黨議興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副均  
州安置元符初復之卒年八十二徽宗初復舊官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父待問與楊億同時億厚禮之謂他  
日所享非人可望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三子育京充  
皆高第充調穀熟簿入爲國子直講吳王宮教授以嚴見憚皆

視聽好惡進德崇儉六箴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居藩  
書之座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乃宿之子坐  
小累不得京秩判銓歐陽修爲之請仇家譖修爲黨充言修忠  
直願與同貶修得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判寺王洙越禮治  
張貴妃喪充初不知移治吏罪因忤宰相出知高郵還爲羣牧  
判官由開封推官知陝州歷京西河東淮南三轉運使英宗卽  
位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及教授時事賜勞甚厚尋權鹽鐵副  
使熙寧元年擢知制誥神宗論以先帝知卿久矣卿以文學進  
及更煩劇皆號稱職可謂得人轉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藁  
殯或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命  
爲安撫使還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  
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

強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屈財力朝廷方務開拓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除樞密使其子安持卽安石壻充雖連姻而心嘗不善其所爲數與帝言政事有乖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在位務安靜思欲變革前政疏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薦孫覿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遺之書曰自新法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凡幾年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息征伐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之薪也欲去此數害必先有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殆失今不治遂成痼疾矣充雖心是其言而力不足故不能用與王珪並相尤忌充陰謀其肘充素惡蔡確會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并親戚官屬考治

欲鉤致充語帝獨助其亡他確旣預政充知其不可數於上前議變法大爲所訕安南師無功知諫院張燠論充與郭達書止其進兵益遭困毀素病瘤兼積憂畏遂寢劇元豐三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正憲充內行修飭事兄育甚謹性復沉密對家人語未常及國事所言於上前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聞益悲之子安詩元祐間爲諫官安持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孫儲侔皆員外郎育字春卿少奇穎博學遂患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初授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以後子孫從葬歲時上冢往來不絕襄城正當衝劇育請凡官所須悉具成數毋容呼索擾害民費大省又禁鷹犬縱暴毋敢譁者復登制科擢

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刪定遺文奏上賜名太常新禮改右正言建言元昊服叛不常宜不足責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稍易其名不必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後如所議封爲夏國王除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進翰林學士以禮部郎中知開封因事與參政范仲淹相忤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踰月轉參知政事時父以列卿奉朝請不自安請去不聽仲淹安撫河東任事者多沮其所謀惟育固請行之山東盜起遣中使按視乘機傾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帝欲徙二人淮南育謂盜無足慮獨患小人之禍深不可測事遂得寢議升章獻章懿請覃恩并優賜軍士育又論止已而建議者欲搖上聽言衆多怨育請以身當之向綬知永靜軍多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中以危法逼令自縊育按綬論抵後減

死流南方又駿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及上言者多乞內批願出姓名按以國法其遇事敢言類此未幾出知許與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尋陞資政殿知河南徙陝州論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小事械縛過市豈養廉崇厚之道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父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名兼侍讀學士以疾辭帝賜以良藥稱其剛正可用第惡惡大過耳命知汝州求散地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臺復命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掌尚書都省因侍讀禁中帝語以臣下設譽多出愛憎對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見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此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育諫官劉元瑜誣其在河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郵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遇

夏人稱臣而並邊種落尚侵耕爲患龐籍欲築堡備之有謂要契未明羌人必爭麟府當受害不聽旣而果犯河外陷郭恩大原將佐皆得罪去素以體羸舊疾復作固請解任進尚書左丞知河中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卽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有文集五十卷晚年與宋庠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

王珪字禹玉華陽人曾祖永從蜀歸朝徙舒州授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感之祖方贊歷侍御史三司判官父準以辭學擢秘閣校理珪少孤育於季父罕教養有恩弱歲奇警語出驚人從兄琪讀其文曰真騏驎也志已任千里但蘭筋未就耳登甲科通判揚州有大校不謹摔置之

法王倫犯淮南議出郊掩擊賊聞遁去召直集賢院爲監鐵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北使初契丹使入境必盛服至是咸輕裘便服詭云公服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進知制誥權審官院知開封論伎術蔭子各以類從使專其業且以杜入官之濫至今行之爲翰林學士母憂除喪兼侍讀常言貢舉諸科滯於記誦願確守立法兼通本經大義不爲浮說所搖皇祐中三聖並脩南郊及溫成廟享獻珪言其瀆詔以太祖特配改廟爲祠嘉祐中中書召作詔立皇子辭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言朕意已決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嘆曰真學士也仁廟升遐當撰謚珪言古者賤不誅貴故稱天以誅之天子讀謚南郊明所以受之於天也今詞臣草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

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又議追崇濮王珪當議首相視未敢先發會司馬光奮筆立以爲案然後議之治平四年英宗召至並珠殿語以曩作詔時有密譖之者朕今釋然命兼端明殿學士賜之盤龍金盆神宗立遷學士承旨凡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上每稱其制誥有體他學士不能及命修仁英二朝實錄并正史多所刊定意長而無長語詔以班馬比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蔡確同任帝欲新舊兩用將召司馬光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教以主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乃上平西夏策薦俞充帥慶州已而果然永樂之禍珪實啓之致帝疾劇白于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是

爲哲宗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是年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輟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諡曰文賜壽昌甲第一區生平進以文學其所成章闕侈瓌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自執政至宰輔一十六年率道諛將順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六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矣子仲修進士爲著作郎仲端籍田令仲凝承奉郎仲焜仲焜承事郎孫次晏次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曩建儲日珪語李清臣他白家事外廷不當管由是得罪追貶萬安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卽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又復之字師言以蔭知官典縣湖田遇水旱輕重失平躬至其所列高下爲圖卽有訴牒按圖示之以蠲可否衆皆悅服范仲淹在潤奏

以爲法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廣東轉運使儂寇反還惠州呼者長發民丁每長二百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數日衆大振簡拔精銳三千建旗伐鼓方舟順下將至廣悉登岸營于南門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爲政務適人情不尚威罰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終光祿卿年八十 琪字君玉起進士調江都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通判舒州歲饑發倉救民知復州歷開封推官直集賢院修起居注知制誥龍圖閣待制樞密直學士爲兩浙淮南轉運使判戶部鹽鐵勾院并太常寺出知杭登楊潤泗州及江寧府以禮部侍郎致仕

卒年七十二爲人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譽葬于真州詔發真揚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少有智數尚氣不矜小節登第調邠州司理叅軍運使薛向聞其賄將按之見其儀觀秀偉與語奇之更加延譽宣撫韓絳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故事當處叅確不肯時維已去後至劉庠責之爭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居輦轂比肩事主不可用安石悅其強薦徙三班主簿鄧維復舉爲監察御史襄行確善伺人意與時高下秦帥郭逵劾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詔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後知神宗厭安石因其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卽疏其過言宿衛拱扈至尊



所應呵止。加直集賢院遷侍御史知雜事。劾熊本希附文彥博。故按發范子淵浚河之役。不以實請黜。本遂代爲知制誥兼判司農寺。又言三司使沈括朝廷近臣。見法令未便當。公言不宜私謁宰相。乞罷之。吳充子安持之壻。文及甫卽開封判官。陳安民甥也。相州民訟連安民。令及甫求援於充。確言事十大。臣請託非有司可了。因移御史臺。治煅鍊成獄。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皆得罪。確超遷。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不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入獄。同寢處。飲食旋瀾。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蔬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次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叅政元絳爲子祈請出絳。知亳州。確代其位。自知制誥御史中丞叅知政事。

皆以起獄攘奪其位而居之。在朝縉紳重足而立。交口唾罵。富弼在西京力言其小人不宜大用。確方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太甚。確言曹叅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遂不變會新官制。初議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王珪久在相位。當得中書令。確言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拜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雖名次相實專大政。珪但拱手而已。帝知其反覆。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初。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又畏失權。復改前制。諷中丞黃履劾宰相韓縝。輒用姪爲列卿。始詔三省凡進擬。同取旨。不專屬中書矣。及爲永裕山。

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  
史劉摯王巖叟連劾其有十當去言確在熙豐間冤獄羅織苛  
虐特甚反語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專歸曲  
於先帝也朝廷用司馬光呂公著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  
公論益不容元祐元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  
事奪職徙安鄧二州確既失勢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誣陷王  
珪謂先議建儲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適韓縝欲  
報前怨於簾前白發其端太后知狀未有以發會吳處厚上其  
詩詞譏訕諫官張燾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章乞正  
其罪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於貶所  
子渭乃馮京壻紹聖元年京卒哲宗臨奠渭於喪次中闕訴劉  
摯呂大防陷其父詔復正議大夫觀文殿大學士二年贈太師

謚忠懷遣中使護葬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廷追封清  
源郡王渭改名懋擢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為從官贈弟頊待  
制高宗立暴羣罪貶確武秦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所與  
濫恩一切削奪快之吳處厚仰武人確少從學賦登進  
士嘗考趙氏本褒表程嬰公孫杵臼存孤事訟訟得兩墓

於絳縣封侯立廟官至將作監丞確為相無汲引意王珪用為  
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珪善安禮論亶自  
盜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珪請除以館職確方怒欲逐未  
果遂沮之珪為山陵使辟掌儀奏確代珪乃出處厚知通利軍  
又徙漢陽益不悅會確貶安州管遊車蓋亭作詩引郝甌山事  
處厚乃箋釋以上言郝處俊封甌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  
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謂時運大變尤



